

建制派有勇氣站出來嗎？

曾幾何時，香港政治與政府運作以穩定見稱。所謂穩定，有兩種意思：一是政局的穩定，香港社會甚少發生動亂；二是施政有連貫性，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意識形態取向的調整，而造成政策經常出現左搖右擺的情況。究竟對此應該如何解讀，各有不同理解（例如殖民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民主政體的政府更替，而整體施政方針也不會出現太大的改變）。但在香港政治的傳統論述之中，以上兩點一向奉之為香港政治制度的優點，並嘗試將它們保存下來。

「後九七」政制嚴重低估去殖衝擊

當初在設計「後九七」的政治制度時，明顯地很自覺的要維持政局穩定，並且在此之外，還認為因為特區政府大致上可保存原來「行政管理型政府」的特色，其施政亦會繼續保持高度的連貫性，為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這樣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和強調務實的管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不會令市民受政策波動和政府行為所困擾，讓人好好為自己的生活與未來而努力，由個人奮鬥來決定一個人的將來。當然，在現實中是否如此是一個問題，但在九七回歸之前，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可以支配生命，而政府施政只是舞台的背景的其中一塊而已。因為政府政策擁有連貫性，一切都在估計之內，對市民不會造成很大的障礙。

關於穩定的政局，現在事後看來是嚴重的低估了去殖民對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所造成的衝擊。市民對政府的認受性的要求，在晚近十多二十年裏顯然是發生了質變，自回歸以來對政治授權的問題甚為重視。當初以為有限度的民主化足以應付民眾的民主期望，明顯地是一次錯誤的判斷。

至於施政的連貫性，很快亦出現了問題。誰說一個有限度開放的政體便等於可以保持政府施政的連貫性？這裏相關的考慮涉及兩點。一是連貫性本身並非良好施政的保證。上屆政府的施政存在問題，便需要改正過來，進行改革。所以，有時候破壞連貫性，可能是一件好事。二是無論北京如何希望特區的運作盡在可控範圍之內，由於特區政府不能避免會出現換屆的情況，就算特首選舉只是有限度的競爭，亦始終需要面向公眾。

參與選舉的候選人怎樣也好，都要在一些社會政策的議題上表示態度。一種情況是候選人要回應上屆（或現屆）政府的不足，提出新政以將自己的施政理念區分開來；而另一種情況是，是有意爭取連任的特首，也要為自己的施政辯護。儘管香港的政制並非全面開放，而一般市民亦無法直接影響特首選舉的結果，但在一般的情況下，候選人總要跟廣大市民進行對話。而在對話的過程之中，自然會對政府施政作出檢討、批評，不同的政見浮現出來。當然，這個一般情況不一定發生，上屆特首選舉的過程以「人格謀殺」為主調，便是一種相當惡劣的政治競爭的例子。而其後遺症也相當明顯，特首能否爭取市民的信

任固然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整個選舉便無法做到取得政治授權的效果。這個選舉的過程給香港政治與政府運作注入了一些微妙的元素。

我相信，最初北京也未有很認真的想過這些問題，起碼在理想的構思之中，是每屆政府都會順利連任，中間不會發生太嚴重的爭執。而一屆與另一屆之間就算存在頗不一樣的施政理念，基本上也不會將彼此之間的矛盾、不一致的東西完全公開示眾。在想像之中的政府領導層交替，主要是一個換班的安排，大致上相當和諧。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實中的情況並非如此，而下屆特首選舉就必定更為複雜。

政治競賽裏建制派的角色

表面上，下屆特首選舉仍是相當遙遠的事情，而中間還有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現在開始談論這個問題，似乎時間尚早。但實際上，這場政治競賽已經開始。而最為微妙之處，是這場政治競賽所可能產生的政治衝擊和注入的政治動力，並不是來自於反對派（因為他們肯定不會是真正能威脅現屆特首或北京所屬意的下任特首的人物），而是建制派。關鍵是建制派內有無政治人物、政治勢力有求變之心。以目前香港社會、政治的狀況而言，若然整個建制派都沒有人出來挑戰，除非他們對目前政府施政完全認同，否則在市民看來那實在太不長進。一個完全沒有獨立意志、思考、判斷能力的建制派，其存在的意義難免令人存疑。

的確，究竟建制派的角色就只不過是啦啦隊，還是長遠以穩定發展，避免社會出現突變為目標的保守力量，我想這個問題至今在建制派的圈子裏還未認真思考過。而在具體的工作上，他們更加沒有準備。但面對目前的政治狀況，建制派有無勇氣站出來，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究竟他們對梁振英政府的施政有何意見？哪些政策可取？哪些應該作出重大修改甚至放棄？在哪些議題上會跟現屆政府繼續合作？哪些會明顯的保持距離或甚至公開反對？有沒有膽量做不被現屆政府所團結的建制派？

如果建制派也覺得現屆政府的施政方針、形式、手段均不利於社會團結、長遠發展的話，這應該是時候好好的想一下，究竟作為這個社會的建制的一部分，並且是穩定發展、循序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有些什麼政見、社會經濟發展主張？跟現屆政府有何分別？當然，他們也可以完全認同政府施政；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應太過低調（遇到民意反應強烈時，甚至假裝與己無關，跟紅頂白），而是高姿態的協助政府推銷政策。問題是他們沒有立場，也不敢為自己找個位置。於是，長久以來，就是扮演啦啦隊的角色。

今天，建制派要思考的是：香港社會最為需要的，不是個別政策的連貫性，而是一個可以出現施政有連貫性的政治環境。而要做到後者，需要建立良好管治——在這個方面，現屆特區政府的表現，明顯地有着太多有待改善的地方了。在餘下兩年不到的時間裏，建制派如何自處，可以為香港帶來變數。

會否出現新建制派？

最近流行談論泛民會否轉型為忠心的反對派。那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無論他們變為什麼模樣，北京都不會完全放下戒心，讓他們在議會以外分享更多權力。有趣的問題應該是：香港會否出現新的建制派？敢站在市民利益的立場上挑戰政府的建制派？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